

窗口怪人

第1話

AI-EX

1951 年：在曼徹斯特大學的 *Ferranti Mark 1* 機器上編寫了第一個有效的 *AI* 程序。

1956：約翰麥卡錫提出了“人工智能”一詞。

1972年：早稻田大學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全面仿人類智能機械人。

2011 年：*Apple* 創建了 *Siri*。

2027 年 7 月：時艾拔博士創建了第一個 *AI*人類混合體，並將其命名為 *Living AI* 活 *AI*。

2027年8月下旬，香港樹仁大學宿舍：

就是那裡。在 *HMU* 一番排隊、簽名、填表格後，我就是大學宿舍的宿生了。我拉著一個大行李箱和一個紅白藍膠袋，穿過研究院側邊的玻璃門，經過散發著洗衣粉和汗味的洗衣房，進入電梯大堂，等待電梯。電梯到了9樓，我推著行李箱，拖出紅白藍膠袋，走到左邊的走廊，找到了我的房間 918。我看了看破爛的學生證，上面寫著“242066 韋壯文” *Wills, Zhuang Man*，這是父母給我取的名字。我更喜歡我的英文名字 *Jonathan Wills*。我在門邊的讀卡器上拍卡，裡面就是我的房間。這是一間三人房，三張上床下桌式的白色雙層床，每張都有一個螢光綠色的櫃子，左邊兩個，右邊一個，右前方留出空地。我的床碼是 918B，在近窗左邊的那個。我迅速檢查了我的房間並向 *HMU* 填寫了一份表格，報告我的房間完好無損，沒有任何問題。表格寄出後，我打開空調，盡快整理床鋪、書桌和櫥櫃。完成後，我坐在窗邊。這個學期我很幸運，我能看到維多利亞港的一部分，涼風吹著略帶鹽味的濕氣。

有人在厚厚的木門上敲了兩下，*Zedekiah Chan* 陳義勇走了進來。*Zedekiah* 比我大幾歲，在過去的幾個學期裡，我們在英文系一直是好朋友。

“哦，Zed，我很高興看到我的室友是你。你的行李呢？”

據我了解，義勇在來這裡讀書之前一直是一名救護員。仍然不知道為什麼救護員會修讀文化研究和語言學。

“哦，我來這裡只是為了打個招呼。我今年住在八樓。”

“噢對。”我有點失望。

“嘿，當你在註冊表中剔‘我願意和新宿生一起生活並幫助新宿生’來獲得一個宿位時，就會發生這種情況，”他解釋道。

與此同時，我的holophone反響起，是我在選修科中認識並結交的新聞及傳播系學生Meander 婉婷。

“好吧，我要幫婉婷整理她的房間。再見，Zed。”

第二天，我參加了一年級迎新日。Dawn Wong教授致歡迎辭。他說話就是這樣，幾隻字幾隻字的，偶然尾音向上。

“我們的英文系，是全港最好的英文系！因為在這裡你學到的不僅僅是英語！你要讀文學。

你要讀語言學。你要讀翻譯！你要讀文化研究。沒有其他大學會給你這些，跨學科的研究。

只要我還活著，樹仁英文系就是最好的！現在，你們都上了賊船！你們的教授我，不完全是人！我是半機械人！有誰知道什麼是賽博 cyborg？[“半人半機”我們中間的一個聲音喊道。]

沒錯！我有一個心臟除顫器在我體內！告訴你的父母，你在被半機器人教的！我們進入了一個新世界。越來越多的新事物會發生。我們有機械人，未來我們可能會有人機混合

體！在這裡，我們教你文學！教你語言學！教你翻譯！教你文化研究！我們教你對這個不

斷變化的世界做出反應！當你畢業時，我們會讓你超越你所能做的。現在，問題？”

“我們會研究人工智能嗎？”一個聲音喊道。

“啊，你要學習的東西，比人工智能還多。你會學到，比人類學更多！Amanda Chan 博士將在第 3 年教你科技文化 Technoscience Culture, Mike Resnick 教授將在第 3 年或第 4 年教你科幻小說。”

是的，他們會教人工智能。

由於是星期四晚上，我必須迅速從迎新日轉移到另一個場地，旁觀 Meander 的節目。婉婷在一個名為“人民”的廣播節目中實習。他們稱自己為“人民聲音和知情權的守護者神”。從某時起，Meander就在該節目擔任兼職主持人，並偶爾採訪節目中的嘉賓。“人民”在維多利亞港海濱長廊旁設有工作室，讓他們獲得一部分海港景觀和沿海港的開放空間作休息。但是今天沒有時間欣賞風景，因為我在迎新日之後有點遲到了。Meander 今晚正在採訪 Albert Epoch 時艾拔博士，了解他在人工智能技術方面的最新突破。

音響師就位，選題的媒體助理就位，主持人和受訪者就位。我們都屏住呼吸等待上一個節目的結束。監製倒數五...四...三...二...一...節目開始...

“女士們，先生們，晚上好，歡迎收聽‘人民’，您聲音和知情權的守護神。我是您的主持人Meander Lee。自從人類製造了我們的第一個機械人以來，人工智能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。上個月，科學出現了新的突破。一班科學家團隊創造了一個 Living AI 活AI，一個人類和人工智能的混合體，稱這為一個科學奇蹟。今天，我們很高興請來團隊隊長，科學家 Albert Epoch 時艾拔博士。時博士您好。”

“李女士您好。”

“所以，時博士，首先要恭喜您喔。”

“謝謝。”

“但是博士，Living AI 對許多觀眾來說是新的概念。你能告訴我們更多嗎？”

“當然。傳統上，人工智能或機械人，它們旨在模仿人類的身體和認知能力。話說回來，不管是被製成金屬爪子，還是寫成程序，人類一直在用各種方法複製自己。活人工智能 Living AI 打破了人工智能必須完全是人工的傳統觀念。我們的 Living AI 採用已經存在的軀體，即人體，並將其與電子大腦連接。他是人類，但它也是人工智能。”

“哦，所以他是人類，但有電子大腦。那麼，如何真正構建一個活人工智能，在技術上怎麼可能？”

“許多學者建議過將電腦連接到人體中。但要成功，還需要研究和測試。我們從生物工程學和神經學中汲取靈感，並將它們結合起來。我們研究人腦及其發出的腦電波，並將電子信號與腦電波同步。我們確實花了很長時間來調整電腦和身體，但我們終於找到了讓電腦晶片身體軀殼交匯的解決方案。”

“所以，您實際上是在製作現代科學怪人。這聽起來不像是電腦在驅動一套肉體嗎？”
Meander開玩笑地問道。

“可能吧。但想一想，Meander，你可能只是你的大腦在駕駛著一件由肉體製成的機甲。”

“反駁不了。但是博士，我們已經有了人類的機械植入物，或者高端的人工智能技術。Living AI 與任何其他機械植入物或AI 技術有何不同？”

“我們不會將活 AI 視為機械植入物或技術產品的結果。它是一個混合體。如果您堅持將其視為帶有機械植入物的人體，那麼 Living AI 就不止於此。以前植入物只是身體一部分部位。比如因為你丟了一隻手而更換你的手。儘管更換了一隻手，甚至所有的四肢或器官，你仍然是你。現在的突破是，我們轉向大腦，這可能是我們整個意識的所在。如果堅持把他看成機械人，突破就是：他的身體不是人造的。我們不需要製造手或消化系統，只需將其與現有的外殼聯繫起來。畢竟，人體是大自然給予的最佳技術。我們不止參考我們的身體，而是直接取一個。像活人工智能這樣的混合體的美妙之處在於，他既是人類又是機器，以至於

你實際上不知道他是哪一個。說他是人，因為他有人體，但腦子是機械的。說它是機械人，但電子大腦已經交錯融入身體了。”

“哇！我相信這會讓很多人感到新奇。順便說一句給聽眾們，我們渴望收到您的聲音和提問。隨時通過我們的 CloudSound The People 2027 單詞全小寫向我們發送問題和意見。回到我們的話題。Epoch 博士，您提到 Living AI 正在將電腦連接到人體。但是為什麼選擇人體呢？為什麼我們不讓人工智能繼續只存於電腦呢？”

“自從第一個機械人出現以來，人類就一直在複製自己。這一直是我們的目標。看，Meander，如果它只是電腦和程序，它只是信息收納盒，沒有別的。我們想要的東西不僅是智能的，而且是有生命的。我們希望人工智能成為人類。機械人模仿人類缺乏的不是智能，而是生活經驗。我們希望人工智能能夠像人類一樣與世界互動，像人類一樣觸摸，像人類一樣行走，像人類一樣感受世界。畢竟，我們人類不只是接收信息，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處理它。”

“是的。我們有聽眾提出的第一個問題。祖. 稻田問‘他們離人類有多近？’我認為他或她的意思是活人工智能在多大程度上與人類相似。博士？”

“一模一樣，或者至少和我們差不多。由於他們擁有人體，因此他們具有我們擁有的所有身體功能。他們有血，能消化，可能需要上廁所。到目前為止，一個細微的差別可能是他們有另一種獲取能量的方法。像你我一樣，他們可以通過食用食物來維持生命。由於他們也是機械人，因此他們可以插入插座進行充電。我敢打賭，他們的電費可能比食物支出低。總的來說，他們可能看起來和我們沒有太大的不同。”

“好，這讓他們成為了很好的間諜。接下來 Simon Giertz 問，“那些活AI 有什麼限制嗎？”聽起來 Simon 想要捉一個並且正在尋找提示。博士？”

“我認為他的意思是有沒有技術弱點或限制。嗯，首先，從生理上講，他們不能成長。由於這項技術還處於起步階段，我們只能維持他們的生命，無法為他們提供足夠的能量來成

長。如果身體年齡是二十，他可能永遠是二十。好消息壞消息，我不知道。其次，他們無法成熟，我是說心志上的。你看，人類之所以成熟，是因為我們經歷了很多，而這些經歷造就了我們是誰。如果數據是他們唯一關心的，那麼電腦永遠只能是就是電腦。儘管有人體，但如果他不願意向人類體驗開放，他就只是一台行走的電腦。”

“那，他們能通過圖靈測試 Tuning Test嗎？”

“到目前為止，我們的 Living AI 未能通過圖靈測試。但就像我說的那樣，如果他們像我們人類一樣開放自己去探索世界，他們可能有一天會通過。”

“Daisy Wei 問‘現在這些 AI 將生活在我們周圍，可以有甚麼可能性？’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。博士？”

“我們只是科學家，我們只解決科學問題。但由於我們現在或多或少地創造了一種生物，所以有很多事情要考慮。他們如何獲得身份證？他們是如何融入社會的？他們在我們的社會中地位是什麼？他們可以經營公司或任官嗎？不是科學可以解決的。這裡我不能給出肯定的答案。”

“當然。最後一個問題。嗯……博士？”

Meander 通過她的全息電話顯示一個問題，通常當她不確定是否可以在公眾面前提出這個問題時，她會這樣做。

“嗯，這個我可以回答。”

“好的。”她深吸一口氣，“楊比利問‘你提到了很多關於人體驅殼結合大腦的事情。但是你一開始是從哪裡弄來的身體的。’可怕的想法啊比利。博士？”

“這確實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，因為它涉及帶走某人的現有屍體。人體由醫院捐贈，保存在雪房中。到目前為止，這些程序是合法的。”

“好的。我們希望聽到更多，但節目完了。感謝您參與，Epoch 博士。也感謝觀眾收聽。這是“人民”。這是您的主持人 Meander Lee，下次見。”

節目結束後，Meander 轉向 Epoch 博士並問道：

“博士，有一件事我想私下問。重複使用人體是否合乎道德？因為這聽起來像是把死人帶回來。”

“我很高興你私下問我。這是我仍然面臨的一個問題。”

“博士別擔心，我只是問問。哦，你在這裡。Epoch 博士，這是我的男朋友 Jonathan Wills。”

“久仰大名，時博士，”我打招呼。

“很高興見到你。”

“博士，如果Living AI成功了，那麼首個產品現在在哪裡？”我問。

“我不喜歡你稱他們為產品。他們和你我一樣都是有生命的”，Epoch博士說，“你們都是樹仁大學的吧？嗯，一個原型正在那裡讀書。”他使了個眼色，然後走開了。

我和Meander回到宿舍的時候已經快半夜了。是的，她的工作最遲八點完成。但是我們需要時間吃晚飯和在海邊閒逛。加上一些逛街，需要幾個小時。當我用我的卡打開門時，一個男人坐在我的雙層床對面。他行李少得可憐，小手提箱無法令人信服他住在這裡。他的牆上有兩張海報，一張是星球大戰的宣傳海報，一張是蘋果iHolo 8 Plus的宣傳海報。他一看到我們的到來就站了起來。對於一個大學生來說，他有點矮而圓。你很容易把他誤認為是青少年。他的純灰色T恤和柔軟的深灰色長褲看起來更像睡衣。（直到後來我才注意到那也是他白天穿的衣服。）我走到他身邊，伸出手握手，

“嗨，我是Jonathan，你的室友。”

他困惑地盯著我的手。

“她是Meander Lee，不是你的室友。”婉婷揮手。

他看起來仍然很困惑。他說，“我名字是 Alex McSheen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我收回我的手。

“Alex, 你主修什麼？”Meander問他。

“我是主修英文的,” 他面無表情地回答。

“我也是！”我驚呼：“你是一年級嗎？”

“我是正在讀四年級的,” 他說。

“什麼？我也是四年級的, 怎麼沒見過你？”

“我是交換生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

我看著關於新星球大戰電影的海報, 一個角色都認不出來。新星球大戰爛透了。然後我轉向 iHolo 8 Plus 的海報, 說: “最新的全息電話?” 他轉向我, 看起來很興奮。 “那是最新的全息電話嗎?” 我重複自己。

“這是最新的全息電話！我會買它的！”他很興奮。

“但是這個有什麼新功能嗎？”Meander問道。

“它有新的 3D 投影。我買了一個。很快就會到的。”

“好的。”我假裝興奮。“Alex, 你介意Meander在這裡睡嗎？”

“Meander是誰？”

“Meander...”

“Meander是指彎曲的河流或溪流。”他在我提醒他之前就說了。”

“不！我是Meander, Alex。我可以在這裡過夜嗎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她的意思是, 她今晚要睡在這裡。她可以嗎？”我問。

“Meander 今晚可以睡在這裡,” 他說。

所以她可以留在這裡。

Alex隨著太陽升起起床，真的。一旦我們感到陽光，我們就會聽到Alex的床傳來聲音。但那是唯一的聲音。之後，沒有開門關門的聲音，也沒有吃早餐的聲音。除了偶爾的椅子移動的聲音，有時還有倒水和喝水的聲音，沒有其他聲音。而當我一個人下午2點醒來時(Meander下午1點左右離開)，Alex只是坐在那裡，一動不動。當我去洗手間梳洗並返回時，Alex一動不動地坐著。當我做午飯回來吃飯時，Alex一動不動。當我洗完碗回來時，Alex一動不動。也不說一句話。他只是靜靜地坐在那裡，幾乎從不離開座位。

所以我把他留在宿舍，然後回家。嗯，不是回家。這是星期五晚上。星期五晚上是我通常與Meander、Zedekiah義勇和Zedekiah的女朋友Athena卓慧聚首一堂的夜晚，並在我們的一個家庭中共進晚餐。今晚，Meander做東。Meander的姐姐在台灣讀碩士，她的父母會歡迎我們。Meander決定事先買一些熟肉。

“嘿 Jon，這些怎麼樣？”義勇呼叫我。

“不，不要烤牛油波，”我抗議。

“何不？特價喔！”Zedekiah說。

“嗯，Tony叔叔是一名消防員，他因燒焦的屍體而患有PTSD。烤牛油波對他來說聞起來像燒焦的人體，”我解釋道。

“那個，烤雞怎麼樣。”

“當然，買兩個。三個。女孩們在哪裡？”

“我們買到了蔬菜，”Athena拿著一個大塑料袋說，“我們走吧。”

婉婷按門鈴，Tony叔叔應門。

“嗨，爹哋，”Meander擁抱她的父親。

“嗨叔叔。”

“你們這麼久啊？”Tony叔叔向我們打招呼：“你媽正在寫程序。Daze, 他們來了, 出來吃飯！”

“五分鐘！”Daisy姨姨在房間裡喊道。

“別著急, 世伯,” 我說, “我們還要煮蔬菜。”

“那你見過你的室友嗎？”Zedekiah 在晚餐時問我。

“嗯, 他是 Alex McSheen。另一個, 還沒有。”我回答。

“Epoch 博士說我們學校有一個活AI, 也許下一個就是那個,” Meander 說。

“時艾拔？”Daisy姨姨反應過來：“那個試圖將人和機械融合的時艾拔？多麼荒謬,”

Meander 的電腦程式員母親評論道, “人工智能永遠不可能是人類。你可以將大量數據輸入機器並訓練它對某些代碼做出反應。但它永遠不可能是人類！”

“嗯, 媽咪, 事情是這樣的, 時博士似乎相信相連電子大腦與人體可行。從現在起, 電腦就有了一個可以與之互動的身體。”

“那麼事情就會變得更加複雜,” Daisy姨姨評論道, “現在你不僅要處理電腦本身, 還要處理一個讓大腦能夠連接和控制人體部位的程式。不可能發生的。”

“如果事情不只是編程,” Athena建議, “但他們確實找到了一種將電腦與人類結合起來的方法呢。你知道, 人類總是做出對當代世界來說很瘋狂的創新, 但後來似乎真的很平常。像打字機和後來的電腦。”

“那我認輸了。”Daisy姨姨承認, “但事情還是會更複雜, 因為它們不再僅僅是程序, 而是被打上了生命的烙印。永遠無法回答的是他們將如何生活在我們的世界中。是的, 女兒, 我就是在你的採訪中提出這個問題的人。”

“媽, 你怎麼敢……”

“伯母，”我說，“這實際上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，連時博士也沒有答案。”

“確實。想想現在我寫了一個程式，需要被養活、照顧、上大學、結婚、生孩子……”

“媽咪...”

“我想說的是，”Daisy姨姨繼續說，“無論人們做了什麼讓他們成為人類，人工智能永遠不可能是人類。它們是程式。再者，如果他們最終成為人類，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問題。”

“唔，”Tony叔叔說，“我更關心的是，當他們處於危險之中時，我們是否需要救他們。有一次我衝進火海，被央求找回‘Betty’，結果她是一台有名字的電腦。我花了很大的努力，不去揍扁擁有它的男孩。”

“叔叔，我也是一名救護，”Zedekiah說，“如果真的像Epoch博士所說的那樣，電子大腦有人體，那就意味著它們像人一樣流血，而不是一個冰冷的裝置。對我來說，任何流血的人都需要被拯救。他們腦子裡裝的是什麼並不重要。”

晚飯後，我和Zedekiah去洗碗。我們的習慣是女孩準備晚餐，男孩洗碗。我們很高興是這樣，這樣我們就不必像女孩一樣受苦，聽Daisy姨姨談論複雜的電腦學、程式編寫的藝術以及這些永遠不會使人工智能成為人類的原因。

現在是星期六晚上。這是教會團契之夜，雅各團契。某些星期會有小組活動。Zedekiah、Athena、Meander和我恰好在同一組。今天，這是一個關於童年照片分享的週會。我們一張一張地分享我們年輕的自己和家人的照片。

“咯，”Tim分享了他的照片，“這是我和我的表弟的第一張照片，他只比我小四個月。你可以看到，這可能是我們的第一次打架。我們並排躺著。我打他的頭，他打我的腰，”他笑著說，“在我弟弟Joshua出生之前，Enoch是我最大的戰鬥夥伴。至少我媽是這麼對我說的。我選下一個？”他肘擊David，“下一個，Dave。”

“我的家人不會拍很多照片，除非是重要的場合，比如某人的婚禮。然而，這是獨一無二的。這就是我，濕漉漉的，在門口哭泣。那是我全家去村里探望祖母的時候。我的姐姐作弄了我。她設置了一個陷阱，把我叫到門口，然後她把一桶水倒在我身上。爸爸拍了這張照片，也許是在笑。在他忙於台灣的工作之前，這是我們與父親共度的極少數時光。下一個我該選誰。Zedekiah分享了，Jonathan分享了，Sandy分享了？”

“這裡沒什麼可看的，只是我四歲時父親帶我去照相館。”

“那是將近 20 年前。那時候 4D 照片很少見，” Meander 驚呼道，“你的父母真的在你身上花大錢。”

“無論如何，” Sandy 繼續說，“這是我唯一的童年照片之一，下一個。”

看到所有的青少年都分享了，我們的導師青銅拿出一個塑料文件夾，拿出一張破爛的照片。青銅是個啞巴，他不能說話。他要麼用手語說話，要麼使用他的 Think Pad 來說話。

“這是我的全家，我的祖母、父親、母親和妹妹葵花。嗯，她是在她父親去世後被我們收養的，她住在我家。在 1975 年拍照很困難，尤其是對於像我們這樣的農村家庭。每年一次，鎮上妹妹的學校派攝影師拍年照。儘管我們很窮，但我們給葵花買了一件漂亮的衣服，走到鎮上，拍了這張照片。幾年後，政府將葵花帶回了鎮上。這張照片被小心地保存在我們家的牆上，然後密封在我家的壁櫥裡。這是我們第一次拍全家福，也是最後一次。”他掉下眼淚，“嗯，不完全是全家，沒有我們的牛不算。他是一頭牛，但他感覺更像是一個家庭成員。那頭牛在一個非常寒冷的冬天，在奶奶之前就走了。”

“無論如何，卓慧，你可以開始你的部分了。”

Athena 分享了一些關於原生家庭和教養的心理學。

活動結束後，我們像往常一樣去吃晚飯。在去吃飯的路上，我們談了一些事情。

“嗯，”當我們問她最近的工作時，Meander說，“我剛剛採訪了一位科學家，他製造了活AI。”

“是的，我聽說過，”Sandy說，“如果我是對的，他們正在用人體製造機械人。順便說一句，可能會達到與復活死人相同的效果，是我父親作為政府官員不會批准的事情。”

“把死人帶回來？”青銅比劃著，“我很想再見到我的奶奶和牛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Zedekiah呼喊道，“將電子芯片植入人體？聽起來像是瘋狂的科學家會做的事情。”

“確是瘋狂，”Tim評論道，“我的父母會說創造生命就是否認上帝。只有上帝有權掌管生命。人體是一個謎。現在，用科學創造生命正在扮演上帝的角色。我並不完全同意我父母的看法。但現在有了活的人工智能，我想我們至少應該思考一下。”

“你認為，”Meander問道，“活AI會上天堂嗎？”

沒有人敢回答她。

Zedekiah推了Athena一下，是他們之間說“說點什麼”的方式。

“有趣，”Athena說，“活的AI之被稱為活的AI，因為它們是活的。只有上帝決定天堂，而不是我們。但我會說，對我來說，生命就是生命。”然後她指著一堆餐廳，“我們要去哪一間？”

週日下午，我拜訪了Athena兼職工作的陽光日託中心。Zedekiah和我間中拜訪他們，但只是間中在Athena的邀請下才去。我們的職責是看小孩，並在父母回來之前讓孩子們忙碌起來。

“嗨，Jon，”Athena注意到我在玩耍時呆著，“你還好嗎？”

“我只是在想，”我咕噥道，“活的人工智能面世，那麼，什麼是人類。”

“孩子們，” Athena喊道，“去追Zed哥哥！”她把孩子們引到義勇那裡。然後她轉向我，“你修人文學科的，你告訴我。”

“嗯，我們的教授總是說，更多我們傳統上認為非人類的東西，比如機械人，很快就會模糊人類和非人類之間的界限。我只是沒想到會如此震撼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怎麼能定義自己是一個人類？”

“如果我從孩子身上學到了什麼，”她說，“就是人類會成長，人類會學習。我們可以教孩子們很多的東西。但是我們告訴他們什麼，以及他們最終學到什麼，可以是兩回事。這就是使我們成為人類的原因。我們生活環境不同，成長經歷不同，因此我們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同的。例如，”她抓住一個4歲的女孩，“疤痕可以透露很多。看，小Hanna這裡皮膚被燙傷了，”她指了指額頭，“這是她上次在準備宴會的成年人身邊玩耍時，不小心被熱水倒在了她頭上造成的。Hanna，再也不準在大人中間走動了。”小女孩娃娃般的叫了一聲。“還有這個，她左眼的黑點，是和別的女孩為了鉛筆爭吵的結果。鉛筆跳了起來，刺在了她的眼睛旁邊。現在去玩啦。”她釋放了女孩。“看，人類可以成長，我們有自己的生活經驗。如果人工智能可以自己做到這一點，並開放數據之外的體驗，我會認為它們是人類。”

“這令她膽小怕事嗎？”我問。

“不，現在她已經嚐到了第一滴血，Hanna在爭吵時更加咄咄逼人。現在，嗯……我們最好去幫幫Zed。”

Zedekiah 被孩子們包圍，他們都威脅說一旦他們捉到他就會“殺了他”。孩子都是怪物。

“你知道嗎，你可以向我要書單，”週日晚上，我在研究院綜合大樓的電梯大堂對Zedekiah說。

“我只是想看看實體書本，”Zedekiha檢查了他的全息電話，“在我借書之前看。”

“哦，看，” Zedekiah 在進入電梯時驚呼道，他給我看了 HMU 的全息信息，“週末停電了。”

“至少電梯還在運作，”我觀察到，“也許他們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。”

“也可能不是，”他說，“你知道的，典型樹仁。”我們笑了。

當我拍卡並打開門時，燈亮著，肯定又恢復了電力。一具身體躺在地板上，臉朝下，頭對著我們。是 Alex。Zedekiah 和我迅速沖進去檢查他。

“你檢查他，我去給宿舍護士打電話，”我喊道。

“他還活著，但很虛弱。有點疲憊，而且，”他看著空蕩蕩的大水瓶，“脫水。”

“什麼鬼……”他在檢查過程中說道。

我從上面看著他。Zedekiah 掃了掃 Alex 後腦的頭髮，露出一個看起來像 USB 插頭的東西。

就在這時，Alex 的全息電話響了起來。這不是一首歌，只是一段摩斯密碼的節拍。由於離他的桌子較近，我拿起電話，看到它顯示“父親”，有17個未接電話。

“Alex？”電話里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。

“不，是 Jonathan，Alex 的室友。”

“哦，Jonathan……阿……Alex 在哪裡？”他聽起來有點不耐煩。

“他暈倒了先生，我們該怎麼辦？”

“他的能量不足。他的後腦勺應該有一個充電插頭。插入！”

我轉向 Zedekiah 說，“找一根電線插上！”

我不理會電話，並幫助 Zedekiah 將 Alex 移動到他的座位上，並通過他的頭部向他充電。

我再次拿起他的電話。

“他……”男人問道。

“完成了。先生，請問，他是不是……”

“Living AI 的原型，AI-EX。”

“而你是……”

“時艾拔博士。”

有很長的停頓。

“失陪一下，我還有事要做。告訴Alex醒了就給我打電話。”

很快，Meander 和 Athena 就到了，四個人類在一個房間裡，圍著一個活AI。Meander 就住在樓上的女層。Athena需要半個小時才能到達這裡，正好給我們買了一些宵夜。Athena到來後不久，Alex才慢慢醒來。

“看，他醒了，” Meander觀察到。

他很困惑，看著我們和我們拿著の紙袋。

“是食物，炸牛油波，” Athena遞給他一塊炸物。

他接過牛油波，喃喃地說：“這是食物？”

“你咀嚼，” Athena滿口食物的說道，“然後你吞下去。”

他聞一聞炸物的味道，仍然很困惑。

“給，” Athena站起身，張開他的嘴，將一塊塊塞進他嘴裡，用力合上，“咀嚼”垂直移動他的下巴，然後她說，“像水一樣吞下去。乖。”

不知何故，這讓Alex看似 2 歲，成為一部家庭喜劇。他的第一口吞嚥有點難。但很快他說，

“我想要更多。”

Athena給了他一袋炸牛油波，然後從Zedekiah那裡拿了一些吃。Alex看著袋子，露出滿意的笑容，一個接一個地吃下去。有時他吃得很快，有時他放慢速度品嚐。他在幾分鐘內完成了半滿的袋子。吃完他說，

“牛油波是一種人造牲畜。牠是由 Caesar MacDonald 博士研發的，用於替代肉類牲畜。DNA組合仍然未知，但已知30%來自豬，20%來自雞。有些人懷疑 50% 來自人類。”

Zedekiah差點被一塊炸物噎住。

“那麼，”Meander 放下她的牛油波，“你是人工智能？”

“我的大腦是電腦。我的身體是人。我父親叫我Alex。”

“你父親。Epoch 博士，” Meander 說。

“陳先生，”我對 Zedekiah 喊道，“Alex 的父親從未擁抱過他。是不是很叫人傷心！”

“Jonathan，”義勇對我喊道，“Alex是個機械人。機械人沒有幽默感。他們笑不出來。嘿 Alex！Jon剛剛給我講了一個搞笑的笑話，我想你可能會喜歡聽。”我們打一下大腿，對我們的笑話狂笑。

“我不認為Jonathan Wills在開玩笑。那是參考海綿寶寶，” Alex坦率地說。

“等等，” Zedekiah從笑中恢復過來，“你看過多少電影或節目？”

“父親給了我一切影視。我什麼都看。這樣我才能成為人。”

“一切！Jon，” Zedekiah說，“他是一個行走的數據庫。”

“我學習人類。我學習人類思考。我思故我在。”

“但你是人，” Meander說，“至少你的身體是人。”

我問：“你，有靈魂嗎？”

“你有靈魂？” Alex反問：“你能找到靈魂？你可以取出靈魂？你能證明你有靈魂？”他很有道理。我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。是的，他是人肉中的電子大腦，但我們不應該只是我們的大腦在驅動肉體機甲嗎？我們真的有靈魂嗎？

“我想成為人類，” Alex懇求道，“我不知道該怎麼做。”

“卓慧，”我說，“你對人類有什麼看法？”

Athena沉默了一會兒，她思考。最後她說，“有一個關於Sapient Sabre 的傳說，據說是人性的核心。找到它。你將會成為人類。”

“Sapient Sabre，”他喃喃道，“沒有關於它的數據。我要情報。”

“沒有，”Athena說，“這就是你需要找的原因。現在，我需要睡覺了。”

“是的，聽她說，”Zedekiah臨走時說，“她是我們當中最聰明的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Alex已經起床了，仍然穿著灰色柔軟的衣服，但他已經準備好了。

“等等，你要去哪裡。”我剛醒來，在我的床上悶悶地問，而我身邊有婉婷。

“我要出去了，”他回答，語氣中帶著一絲興奮。

“你不多睡一會？”Meander 喃喃道：“幾天后就是新的學期，你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睡覺了。”

“我不需要睡覺。我需要答案，”他說。“我上網找了一找。”

“你有時間找？”我問，現在有點興奮。

“Sapient 指的是智。應該是人類的意思。Saber是劍。博物館有一把 14 世紀的智者之劍。如果我需要 Sapient Sabre，我需要去歷史博物館。”

“說下去。”我趴在床上說。

“香港歷史博物館有一個專題展覽。這是關於中世紀武器的。他們從大英博物館借展品。智者之劍就是其中之一。”

“你現在就走？”我問，已經坐在我的床上了。

“是的。但我不知道怎麼去。我坐私家車來這裡。我不經常外出。”

“這就是為什麼你不是一個人去的原因，你需要我們為你指路並使用公共交通工具。”我爬下床梯，“等我刷牙，換衣服，吃麵包。你需要一些人指導。我也可以叫 Zed 和 Athena 加入我們。”

“Zed是誰？”他問。

“Zedekiah。”

“我現在需要走！我已經預訂了導賞，”他展示了他的全息電話。

“那將是上午 11 點，還有很多時間。”然後我爬到床上，不小心拍了一下 Meander 的胸口，“醒醒，走吧。”

“屁你！”Meander咕噥著轉身睡去。

於是我們一幫人參加了導賞團。Athena一路興奮，從史前武器到中世紀武器一直與導賞員討論。

“而這個，”導遊指著一個展品，“是把鐵鍊和鐮刀連接起來的軟武器。”

“為什麼這是一種軟武器，”Athena問道，“我覺得它並不軟。”

“軟武器或硬武器的分類並不取決於它們是由什麼製成的，”導遊回答說，“而是靈活性和可否從各個角度進行攻擊，亦即它是一體式武器，還是將多個部件連接在一起以便你可以多角度揮動它而分類的。”

“現在，”她停在一個展示玻璃前，“這就是你在這裡的原因，智者之劍。相傳早期大英……等等，是空的？”

她召喚了一位同事，很快就回到了我們身邊。“我剛剛得到消息，智者之劍今天正好在維修。對不起。”

這肯定令人失望。

Athena問道：“那麼，古董展品的維修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？”

“有時，我們需要潤色。對於中世紀的武器，我們可能需要定期給它上油，有時當物體無法承受我們時代的空氣時重新上漆。”

在我們的旅程結束時，導賞員轉向我們，“所以，我們的旅程快結束了。有什麼想問的嗎？”

“你知道Sapient Sabre嗎？”Alex問：“它確實存在嗎？”

“我是歷史系的，我的研究興趣是軍事和戰爭，”她說，“我沒有聽說過 Sapient Sabre。”

“沒有Sapient Sabre？”Alex很失望。

靠近博物館的出口，Alex 正坐在那兒，喃喃自語著“Sapient Sabre”。Zedekiah從廁所回來後，我們就可以離開了。

“我們不能離開。我們必須得到 Sapient Sabre。”他轉向我們，“我們偷了它。”他讓我們震驚。

“我入侵了博物館的安全系統。我凍結了他們的閉路電視。我們偽裝成博物館守衛。我們拿走智者之劍。”

“不，我們需要……”婉婷試圖阻止他。

“我凍結了他們的閉路電視。我們現在就走，”他說，衝向電梯。

我對Athena耳語：“真的有Sapient Sabre嗎？”

Athena對Alex喊道：“你不需要智者之劍。”他轉身。Athena走向他，“我有Sapient Sabre。我可以給你看，但不是在這裡。我們得先回宿舍。”

在我們回來的路上，Alex坐在小巴的一側，我們擠在另一側，留下他一個人思考。我們一到宿舍，Athena就衝進我的房間，在我的桌子上搜索。留下我們在門口一頭霧水。不久之後，Athena在我的抽屜裡找到了我的原子筆，她看了看，然後把藍色的原子筆展示在Alex面前，

“這，就是Sapient Sabre。”

Alex正在研究我的筆，看起來很困惑。我把Athena拉到窗邊問她：“Sapient Saber 只是一支藍色的原子筆？你為什麼要這樣對Alex？他誠懇求人性，而你給他的，只是一支筆？” Alex沒有立刻回答我。她看著我的書架和上面的筆記本。

“這些年來，筆越來越少用了。因為我們有全息電話，我們有先進的電腦可以為我們記錄。告訴我Jon，你用電腦記錄了多少筆記？[我：就幾個。] 你不用電腦記，你用手記，你寫在紙上。這使你成為人類，而不是像機器一樣記錄。我知道這對你來說是微不足道的。但是對Alex，他是被造為機器。要成為人，他需要像人一樣行事。他需要觸摸這個世界，去感受她，向大大小小的人類經歷敞開心扉。我相信，學習寫字是第一步。我們人類不是無緣無故有手指的。”

然後她走到仍在玩弄我的筆的Alex身邊。看到她，Alex用筆指著她，用筆輕輕戳了她一下。

“你在玩我？”他說：“這不是一把劍。這不是Sapient Saber。”

“Sabres 不是直接意思，”她拿起筆。“劍只是比喻。它是人類的書寫工具，是我們智慧的表達。Alex，你是怎麼寫字的？”

“在我的電子大腦中。”

“你有沒有像我們人類一樣用筆和紙寫字？如果你只在大腦中處理數據，你就只是一台行走的電腦。”她舉起筆，“但有了這個，你正在感受你自己的世界。你需要像我們人類一樣與世界互動，成為人類。給，”她攤開一張紙，“寫在上面。”

Athena為Alex開了筆，她拿著他的手在紙上塗鴉。紙上出現了藍色的痕跡，這顯然讓Alex感到驚訝。眼看著自己的目標達成，她鬆開了Alex的手。Alex興奮地在紙上瘋狂地畫圈，寫下一些最新電影和科技的名字，以及他自己的名字。

在紙張的底部，他寫道：“我思故我曾在。我感，故我在。”

傍晚時分，我把雙臂放在窗邊，頭靠在上面，大力地呼吸著風。Alex注意到我，

“這也是...關於人類的東西？”

“是的，我猜。來，把你的手臂放在這裡，然後把你的頭放在這裡。”

我指示，“好，呼氣，是的，輕輕地吸氣。”

他深吸一口氣，然後吐了口氣。“我以前沒有這樣呼吸過。感覺，好極了！”

我們不知道，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像這樣在窗邊這樣呼吸。因為我們不知道，一個窗口怪人即將到來。

初撰於 2021 年 8 月 23 日

譯於 2022 年 4 月 6 日

By The Sapient Sabre